



### 再读《芙蓉女儿诔》(四)

□丁建国

足喻其洁，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，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。”虽是套话，却处处切合《小传》所叙之吴扣扣一身。

5. “高标见嫉，闺帏恨比长沙；直烈遭危，巾帼惨于羽野。”

“高标”、“直烈”的气概正对应《小传》中吴扣扣语：“君谓女子中无丈夫乎？”

6. “眉黛烟青，昨犹我画；指环玉冷，今倩谁温？……楼空羯鼓，徒悬七夕之针；带断鸳鸯，谁续五丝之缕？”

此段前文已说过。“眉黛烟青”对应吴扣扣“眉妩间作浅黛色”。“带断鸳鸯，谁续五丝之缕？”对应“今年中秋后二日，绮岁正十九，先生将为饰孔雀，传阿锡，备小星嘉礼焉。而先期一月，姬遂病，病一月遂死，先生哭之恸。”

7. “艳质将亡，槛外海棠预萎。”

此句前文说过，后文还要涉及，此不赘。

8. “复拄杖而遣抛孤椁。”

此句既明说致祭之人哀重，又暗示致祭之人年长。切合冒辟疆祭奠吴扣扣的身份。

9. “及闻槽枥被焚，惭违共穴之盟；石椁成灾，愧追同灰之消。”

读到此对句，我不由联想到冒辟疆《偶作二绝》。那一夜，“菖蒲花尽发”，两人于枕上绸缪。他们立下的爱情誓言不外乎“共穴”、“同灰”。可是，一年之后，吴扣扣就遽然离世，可以想见，冒辟疆之哀痛何如。

10. “自为红绡帐里，公子情深；始信黄土陇中，女儿命薄。”

这是影响很大的名句了。今天，当我们深切了解了冒辟疆和吴扣扣的情感世界之后，再读此对句，当感慨更深更广吧？

11. “汝南泪血，斑斑洒向西风；梓泽馀衷，默默诉凭冷月。”

有人作文说：偶读明人冯梦龙纂辑《全像古今小说》，至其第十六卷《范巨卿鸡黍死生交》，看到汝州南城张劭，因重友情重信义，在重阳节于好友范巨卿墓前自刎一幕。突然灵光一闪，想起来曹雪芹《红楼梦》里的《芙蓉女儿诔》来：“汝南斑斑泪血，洒向西风；梓泽默默馀衷，诉凭冷月。”然遍查各大红学家注本关于该条文字的注释，不禁哑然失笑。所有的“汝南”都指向“汝南王与其妾刘碧玉故事”，并言之宝玉自比汝南王，把晴雯比作刘碧玉。并以石崇与绿珠故事再次暗喻未完成的感情和不完整生命。但略作考虑，便不难发现此说谬误之处：汝南王与刘碧玉、石崇与绿珠都是夫妻（妾）关系，以二者来比喻宝玉与晴雯的关系，难道真的恰当吗？

此君不知道《石头记》的真正作者乃冒辟疆，更不知道冒辟疆和吴扣扣的生活和情感世界。真希望他能读到我的文章。

当然，“汝南斑斑泪血，洒向西风”是合用两个典故。冒辟疆和吴扣扣之间既有夫妻（妾）的情感，又有兄弟的感义。因为他答应给予吴扣扣的爱，不能够完成，他感觉万分痛苦。所以才会借《芙蓉女儿诔》来宣泄一二。

12. “生怜兰蕙，死藉芙蓉。”

此句不待我说，读者诸君当已明了：吴扣扣其名涓兰。言明芙蓉女儿即涓兰者也。

13. “若夫鸿蒙而居，寂静以处，虽临于兹，余亦莫睹。寝烟萝而为步障，列苍蒲而森行伍。警柳眼之贪眠，释莲心之味苦。素女约于桂岩，宓妃迎于兰渚。弄玉吹笙，寒簧击鼓。征嵩岳之妃，启骊山之姥。”

这段里，冒辟疆一口气写了六位神仙姐姐：素女，宓妃，弄玉，寒簧，嵩岳之妃，骊山之姥。让六

位神仙姐姐一字排开，来迎接晴雯回归芙蓉花神之位。真让人目眩神迷。但是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却是“苍蒲”和“兰渚”。“苍蒲”即菖蒲。还记得《偶作二绝》吗？菖蒲在冒辟疆和吴扣扣的情感世界里有着重要地位。“兰渚”即开满兰花的小洲。而吴扣扣的名字“涓兰”之意就是水边开满兰花。

14. 为何冒辟疆在诔的正文部分，一改四言旧制，而运用了楚骚的形式。因为晴雯（以及黛玉）来自涓兰、湘逸，身上更多的是“骚”的传统，奇瑰浪漫。假如是祭奠宝钗、袭人，断不会用此形式，因为宝钗、袭人等更接近“风”的传统，温柔敦厚。

冒辟疆用楚骚的语言，对这个“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风流灵巧招人怨”的丫头作了最热烈的颂赞。

15. 有人说，《芙蓉女儿诔》构思之新奇，情感之强烈，意象之幻丽，形成夺目的文采与批判锋芒，在贾宝玉创作中堪称高峰，置诸《红楼梦》全部人物诗文中也别具一格，十分醒目。唯其如此，它的出现让人甚感突兀，且与晴雯身份地位不大相称。对此，历来学者多从贾宝玉叛逆性格以及晴雯对黛玉的影写的角度来解释。

这种说法固然是正确的。但是如果不了解冒辟疆与董小宛、吴扣扣这两个在他身边凄然凋零的奇女子生活和情感隐秘，怎么解读，都隔着一层。要知道，冒辟疆是以此诔文来合祭董小宛与吴扣扣的。

有人说，宝玉诔文中采用“镜分鸾别”、“带断鸳鸯”以及“共穴”、“同灰”、“汝南”、“梓泽”等明显指称夫妻关系的典故，可见他也是把晴雯作为一个逝去的爱人看待的。这是当然，因为吴扣扣（以及董小宛）就是冒辟疆的逝去的爱人呀。

到此刻，如果有人还在怀疑《芙蓉女儿诔》（以及《石头记》）不是冒辟疆泣血之作，那就再请看《亡妾董氏小宛哀辞》的序言：“嗟乎！小宛，自壬午归副室，余与子彤影交偏者九年。今辛卯献岁二日长逝，永别者已踰六十有五日。青天沉，碧海竭。阳翔晦，蕊渊缺。梅魂葬，幽兰啼。鸚鵡梦，杜鹃凄。此六十五日中，如中干日酒，如行万里云雾，如五官百骸散失，又荒荒然如痴如狂之难吐，与调饥之莫得。慕叫擗，恨若创痛，不知从古今世上人果有同阅此境界者。嗟彼宋玉，亦有安仁。屡欲详述子生平，学为诔或歌诗以吊之。落笔则万缕杂沓，轆轳缠，结不可理。往往笔花凝于血泪，意匠歧于蟪蛄，颓思塞语，不能成文。今子幽房告成，素旌将引，谨卜、闰二月之望日，妥香魂于南阡矣。自今以往，棺冥凝笄，白日不朝青松为门矣。能终无一言，以醉祖道。嗟乎小宛！定较志于一言，殚芳心于九岁。非余爱妾，乃余之静友也。余生平自负才识，虽浪得浮名，究竟未有殊遇。肝胆和盘，鬼神密许，人翻以太行见阻。独子先澄蚤识，后坚深信，中间关隘，以及流离患难，疾病死生，不渝其志。子非仅余之静友，实余之鲍叔、钟期也。天下有一知己，死而不憾者。故与子至情可忘，至性不可忘，衾枕可捐，金石不可捐。然终已矣，惠韩无髣髴，岂枯管遂生精神哉。乃余拉泪溯洄，有不意得之子者，有不意失之子者。诚然无间，不复知天地间有何美好者，茫然瞿然，似微有负于子，子反不以我为负子者。血丝一缕，倒为长河。于是辘辘挽，边箫徘徊，为之辞曰。”

这情感，这声口，这语汇，这章式，跟《芙蓉女儿诔》是多么的接近呀。

冒辟疆是一个文体大家，他在董小宛去世后，先作《哀辞》，继而作《忆语》，遍传天下。其《忆语》甚至开创了一种新文体。吴扣扣去世后，他哀悼不堪搁管，才委托其学生陈维崧执笔作传。到后来他创作《石头记》，写出《芙蓉女儿诔》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？

《红楼梦》中比较突出的如皋话（括号内表示第几回中）：

- 乖觉 (1)、现成话 (1)、(咏) 词典中无此字，读 ch-uang (7、79)、狼狽 (8)、猴 (14、24)、膈肢窝 (19)、足的 (19、45、17~18、39、59、62)、谈话 (20、24)、天话 (24)、稿子 (泉晨) (29)、甜净 (29)、不好过 (指身体不舒服) (34)、脂油蒙了心 (36)、(脚) 词典中无此字，读 ke, (38)、肯病 (容易生病) (42)、肉鬼 (43)、可恶的 (一般指农家妇女里外外一把手，能说会干，很勤快) (46)、烧包袱 (城里多称烧包子) (58)、拉劝 (64)、抬头打滚 (北方称撒泼打滚) (60、80)、倒头 (指死了) (63)、没脚蟹 (68)、顿了一顿 (拉了一拉、拽了一拽等) (70)、火肉 (火腿) (87)、漏缝 (88)、捣鬼 (指在耳边说悄悄话，北方称咬耳朵) (96)、裹肉的 (狗入的，108)、扔崩 (入妈，119)。

《红楼梦》中反复出现的、常用的如皋方言及习惯用语：

- 饮、喝、吃一吃，早点一早茶，下午茶一晚茶，走一跑，地上一地下，早上、早晨一早起，什么时候多早晚，刚才、将才一才刚，午觉一中觉，怪不得一怪道，不管怎样一横竖，没有一不曾，回头一回来，没有用一不中用，回家一家去，看一瞟，不理一不睬，读书一念书，衣服一衣裳，一单…，睡得不实一醒睡，生小孩一养儿，容易生病一肯病。

### 如皋方言及习惯用语

□刘桂江



# 文明是城市之魂 诚信是立身之本